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齊雞鳴第六疏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

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易林頤之漸姬夷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強子孫億昌禮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此皆齊說之可徵者魯韓無聞陳奐云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齊語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齊有東海爲有海邦諸夷之國晏子對齊景公曰姑尤以西姑尤在今登萊二府之地地理志東有甯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此就春秋以後言之矣至大河故瀆春秋初未改禹迹晏子曰聊攝以東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去大河故瀆幾四百里齊語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上以衛諸夏之地故四邑皆在大河左右築之以禦戎狄非齊西境有此四邑蓋穆陵南接魯無棣北接燕齊與魯燕爲周三公其封國皆連壤故管仲於南北以齊境言之其東有東夷西有戎狄但

舉海河言之非建國之初卽至東海西河也又齊語桓公既反
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餉陰西至于濟北至於河東至于紀鄘
案杜注春秋莊三十年濟水厯齊魯界此云西至濟則在濟西
所謂大朝諸侯於陽穀是其西境云北至河者無棣之上下皆
大河故瀆所經也然則齊封域在周禮職方幽州之域而西南及於兗焉詩國風

雞鳴注韓說曰雞鳴譏人也齊說曰雞鳴失時君驩相憂疏序

思賢妣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妣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焉○譏人也者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文譏上疑奪憂字一
本作穢人字誤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亦誤韓以此詩爲憂
譏之作雞鳴至相憂易林夬之屯文雞鳴失時者蓋齊君內嬖
工譏有如晉獻之嬖姬致其君有失時晏起之事其相憂之而
賦此詩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云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李
注引列女傳云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齊太倉女傳
無此事蓋奪文也注又引班固歌詩云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
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緹縈之歌此詩傷父無罪被譏冀
見憐察孟堅歌詩足爲左證子政列之於傳知魯家之說此詩
與齊韓無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疏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雞鳴
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書

大傳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
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賀明于階下辟應門請啟朝
門則朝者入也此言常朝之節如此刺今日晏起之失時
雞則鳴蒼蠅之聲韓說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疏傳蒼蠅之聲
鳴箋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匪雞至似也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薛君文匪雞二句明韓毛文同雞遠
爲雞鳴矣自君聽之匪雞則鳴也蒼蠅之聲耳君聽不聽就於
逸欲而譏人近在枕席如
驪姬夜半而泣可畏孰甚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疏

傳東方明則夫
人纓笄而朝朝

已昌盛則君聽朝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東方明朝既昌
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夫人以月光爲
東方明則朝亦敬也○匪東二句雖明尚疑未明以致失時就
喻意言臣下盼朝日之升不料東方未明月出較今陰光有耀
陽不能
升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疏

傳古之夫人
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
事無庶子子惜無見惡於夫人箋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
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庶眾也蟲飛薨薨所以當
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
之也○此代君謂其夫人之詞薨薨眾多也言天之將明飛蟲
皆出子猶甘願與子臥而同夢但會於朝者且將歸治其家事
矣庶無困子之故而使臣下憎惡於子耳馬瑞辰云爾雅庶幸
也大雅抑詩庶無大悔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遐不作不取尙
不作不尙也臣下惡其夫人則歸怨其君者不言可知所以致微者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疏毛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暇國人化之遂成
廢亂○馬瑞辰云賢即首章儼字音近之譌猶下句
閑於馳逐謂之好即釋二章好字也三家無異義

子之還兮遭我乎徕之間兮注齊還作營徕作嘒韓還作璇云

姒好貌遭遇也疏傳還便捷之貌徕山名箋子也我也皆士大

地理志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厚嘒之閒兮注齊國風營詩之詞也毛作還齊作營之往也嘒山名也言往

適營邱而相逢於嶧山也嶧字或作嶧亦作嶧陳喬樞云毛詩
釋文載崔靈恩集注本嶧作嶧水經泅水注營邱山名也詩所
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泅水篇引詩作營亦采前儒遺
說耳錢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倉頡之作書也自環
者謂之山說文引作自營爲山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
謂泅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
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鄭而南及道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
環營亦與還聲近故古字段借用之嶧作嶧者字異而地同御
覽獸部二十一作獠說文嶧山在齊地紀要嶧山在臨淄縣南
十五里陳奐云齊世家周享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
都薄姑是胡公都薄姑而營邱舊都遂爲田獵之地依顏說則
詩當作在胡公後矣與毛序言哀公異韓詩還作嶧云嶧好貌
者馬瑞辰云釋文傳便捷本亦作便旋說文趨疾也傳益以還
爲趨之段借說文又云懷急也義亦與趨近韓以嶧爲好貌據
下章茂昌皆爲好則從韓訓好是也遭
遇也者華嚴經音義二引韓詩傳文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儼兮

注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韓說曰獸三歲曰肩魯

肩作狷韓儼作嶧云嶧好貌

疏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儼利也義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

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齊
風至曰肩後漢馬融傳注引韓詩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獸三歲

詩三豎處長流

卷六齊

日肩與毛訓合廣雅豕一歲為豕二歲為豕三歲為豕四歲為豕
 特大司馬先鄭注肩特互易又云五歲為慎釋文肩本亦作豕
 說文豕三歲豕肩相及詩曰並驅從兩豕兮與亦作本合豕本
 大豕之名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豕釋豕豕絕有力豕是凡
 豕之大者亦通稱豕也魯肩作豕者陳喬樞云呂覽知化篇高
 注豕三歲曰豕當本魯詩故訓愚案玉篇豕字同研疑後出字
 揖我者敬而譽之儀作媼云媼好貌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雅媼
 好也即本韓為說王念孫云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從
 韓作媼訓好義相同馬瑞辰云玉篇媼好貌或作媼又通
 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媼

子之茂兮遭我乎狹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傳茂美也箋譽之言好者以執前言茂也○呂氏讀詩記引崔
 重恩集注云茂昌俱齊地蓋齊詩以營為地名則茂昌自應訓
 為齊地
 茂無考

子之昌兮遭我乎狹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傳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箋昌佼好貌○漢琅邪郡有昌縣今
 諸城縣東南齊郡有昌國縣戰國齊昌城今湖川縣東未知孰
 是釋獸狼牡權化狼其子獵絕有力迅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
 高前廣後孔疏引義疏云其鳴能大能小善為小兒號聲以誘

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及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疏毛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三家無異義陳奐云古者天子親迎以下達士皆行之大明親迎于渭天子親迎也韓奕韓侯迎止于顯之里諸侯親迎也周自文王及宣王時其禮不廢春秋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譏不親迎厥後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天子不親迎桓三年公子釒如齊逆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僂如齊逆女諸侯不親迎矣春秋正夫婦之始天子諸侯皆在所議孔疏以著三詩皆刺哀公則春秋之前哀公之世親迎之禮已廢矣詩人陳古義以刺今時亦春秋之譏也

俟我於著乎而疏

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

時也○漢書地理志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顏注著地名即濟南著縣也范家相云此蓋三家說胡承珙云顏於上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必非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韋昭音弛之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音竹庶反以韋爲失並謂即齊風之著皆非也正義傳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箋

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馬瑞辰云公羊隱二年傳譏不親迎也何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武億據以釋此詩其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因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卽周人逆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傳箋說爲允陳與云春秋繁露質文篇皆禮逆于庭逆于堂逆于戶與公羊注合此或齊魯韓詩義以三代親迎禮分屬三章愚案戶庭堂之逆夏殷周有明文一代之中不能人自爲禮惟充耳之制無可推求耳今從武說於當作于著與宁通宁有二釋宮門屏之間爲宁乃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此傳所本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卽此詩之著士家於寢門之內設屏屏門可以宁立故亦謂之宁寢門亦曰閨門說文閨特立之戶是戶卽宁也說苑修文篇說親迎之禮言大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此周人所謂逆於戶也故婿俟之於此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疏

傳素象瓊瓊華美石士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二章青統之青三章黃統之黃馬瑞辰云大戴禮競統塞耳所以弁聰也說文纁絮也或从光作統莊子戴作莊西京賦注纁續言以黃絲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古者充

耳之制當耳處用纁此詩充耳以黃卽黻纁以素以青卽素纁
青纁也纁下更綴玉爲瓊故詩言瓊華瓊瑩瓊英皆曰尙之卽
加之也若如傳以詩素青黃爲象玉則下不得瓊言瓊華瓊瑩
瓊英箋以素青黃爲紃紃乃縣纁之纁不得謂之充耳段玉裁
謂古無以纁塞耳者大戴之紃乃紃字形近之誤
說亦未確瓊華美石者謂石色如瓊玉之光華

侯我於庭乎而注韓說曰侯我於庭乎而參分堂塗一曰庭疏

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俟我至曰庭玉篇廣部引韓詩
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參分堂塗一曰庭者皮嘉祐云左昭五年
傳大庫之庭注堂前地名周書大匡朝于公庭注公堂之庭據
此是庭在堂之間參分堂塗者度堂前之道而居其中也黃山
云釋宮堂塗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著在門屏之間
則參分堂塗之一正在堂著之間皮云在堂之間未憭
充耳

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疏傳青青玉瓊瑩石似玉艸大夫之服箋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

時青統之青石色似瓊似瑩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瓊瑩英猶瓊華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疏傳黃黃王瓊英美石

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篲黃紃之黃瓊英猶瓊華也。○此雜陳夏殷逆庭逆堂之禮以刺今之不然。充耳之制二代無聞。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

疏毛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三家無異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注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

者子在我室兮韓說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疏

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言東方之日者想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

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東方至之日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宋玉神女賦注曹植美

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

毛文同神女賦注知下無兮盛美作美盛如作若美女篇注美

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神女賦云其始出也耀乎

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卽本此詩意說文姝美也子女子我壻自

謂在室謂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疏傳履禮也箋卽就也在我室

女入門後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疏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

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履禮古通用昏姻之道非禮不

行詩意陳古刺今重在上以禮化或卽以此詩爲淫奔不作禮

解謬矣東門之墠詩子不我卽傳卽就也此言所以在我

室者因我以禮往而後彼來卽我非如後世苟且之行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注韓說曰門屏之間曰闥疏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月以興巨月在東方亦言不明○月生於西而云東方之月者取其明盛也馬瑞辰云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傳婦人有美白皙也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皆其義門屏之間曰闥者釋文引韓詩文士家二門大門內爲寢門小寢當門中特立一門所謂寢門也亦曰闥門門內設屏門屏之間謂之宁亦謂之著即闥也其次序言當先言闥而後言室韓順詩釋義而云然者意總謂門闥以內仍不欲沒闥之名耳胡承珙云後漢書宦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閤謂之闥所據蓋古本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故毛傳但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疏傳發行也箋以禮來則我云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疏行而與之去○言禮自我而行也時雖失道我自守禮望世之意切矣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疏

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者○陳奧云周禮挈壺氏下士

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疏

傳上曰衣下曰裳

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苦急事特召偶或不同此因其號令不時故刺之人臣承召入朝雖當急遽時亦必整肅衣裳無任其上下顛倒之理詩特極意形容之語耳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張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詩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趙岐孟子章句君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據說苑諸書明魯毛文同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顛倒爲王來呼雖有別解亦爲齊詩文義相同之證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疏

傳晞明之始升令

晞者听之段借說文昕旦明眼註儀云日將出也讀若希昕與晞一聲之轉故通用廣雅昕明也傳知晞卽昕故以爲明之始升孔疏引晞乾爲證失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疏

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樊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

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柳木之不可以
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樊當爲株說文樊下云鷺
不行也株下云藩也傳柳柔脆之木園菜園也段玉裁云楊之
細莖小葉者曰柳狂夫中心無守之人瞿瞿者瞿瞿之借字說
文開下云左右視也瞿下云鷹隼之視也瞿行而用廢故以瞿
爲瞿言折柔脆之木以藩其園雖中心無守之狂夫亦爲之瞿
瞿然驚顧慮藩之固以柳之非其材也今以不能司夜不能
之人而令居挈壺氏之官以致不能舉其職其失時必矣不能
辰夜不夙則莫疏傳辰時夙早莫晚也箋此言不在其事者恒
失節數也○爾雅不辰不時也莊子齊物論
見卯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詩義亦當爲司夜
司之爲言伺也論語孔子時其亡也亦謂伺其亡也采繁傳夙
早也抑傳莫晚也司夜之官不能舉職以致君之視朝不早則
晚蓋齊侯興居無節有未明之時卽有晏起之時舉動任情非
必辰夜之咎詩人不欲顯君之過故諉諸具官之不能冀君之
聞而能改耳陳喬樞云北堂書鈔二十一引詩含神霧曰起居
無常疑亦說東方未
明之文此齊家說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疏

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

通及嫁公請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慰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難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三家無異義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注韓綏綏作久久云行遲貌齊說曰雄狐

綏綏登山崔嵬疏傳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

陰陽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無別失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陳與

云南山即孟子之牛山晏子諫上篇楚巫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日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而後登之又景公遊於牛山北臨

其國城皆其義證綏綏作久久云行遲貌者玉篇云久行遲貌思佳切引詩雄狐久久廣韻六脂同玉篇所載久字行遲之義

它處不見蓋據韓說雄狐至崔嵬者易林咸之賁文損之无妄同齊說喻以邪孽在高位也 魯道有蕩齊子

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疏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

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有蕩猶蕩蕩也即有洗猶洗洗有漬猶漬漬

之例齊子如碩人傳齊侯之子謂文姜歸嫁也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

有蕩齊子由歸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爲齊魯界蓋鉅平縣城東爲初入魯境之道以此受名在今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傳懷思也箋懷來也箋訓更深切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疏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葛

綏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兩者納之省借說文納履兩枚也說苑修文篇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此詩葛屨五兩徐璈謂卽加琮之屨是也傳言五兩疑說苑二兩爲五兩之譌若二兩則諸侯與大夫庶人無異矣禮純帛無過五兩故屨以五兩爲最多禮內則注綏者纓之飾也正義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古者冠系皆以二組系於冠卷結領下謂之纓纓用二組則綏亦雙垂也此卽婚姻禮物取義兩雙不容雜廁者顯以示人自含深意箋取喻繁瑣轉令詩指迂曲難通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疏傳庸用也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

子所謂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從者言又從魯侯而如齊

詩三家義集流

卷六齊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注齊衡從作橫從韓衡從作橫由曰東

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疏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

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疏)傳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
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獵者踐治其田往來捷
獵非謂田獵也齊衡從作橫從者禮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四句
衡作橫鄭注云藝猶樹也橫從橫從游行治其田也雌獮豸
昨驢貳治其賈思總齊民要術云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
以上則麻葉盛也隄耨翻柞制礪穰黠衡從作橫由日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者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義三引韓
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卷六引同卷二十四又引韓詩說
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衡古
文橫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爾雅曰從長廣橫也卷三引周
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從廣卽從
橫廣輪猶橫從也馬瑞辰云古由從義
同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注韓詩作娶妻如之何說曰娶取婦也

〔疏〕傳必告父母廟筭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注韓詩作娶妻如之何說曰娶取婦也
疏傳必告父母廟筭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此之謂告○娶取婦也者眾經音義二十四云娶七句
 切取也引詩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段玉裁云元應所據
 詩與陸異蓋是韓詩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
 娶妻之禮必告父母呂覽當務篇高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
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是魯詩取亦作娶齊詩作取同毛視既曰告止
鄭注云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疏傳鞠窮也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
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

注

齊析薪作伐柯疏

傳

克能也極至也箋此言析薪必待

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齊析薪作伐柯者禮坊記引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
恐男女之無別也引詩云伐柯如之何四句自析薪外餘文齊
毛皆同鄭注伐柯伐木以爲柯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
之必須斧也又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
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之中乎同皆
齊說極猶鞠也昏姻之事不可道說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三家無異義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

注魯驕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興

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畋旬皆後起甫大釋詁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穫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騶騶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騶多通作釋詁喬喬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無思遠人勞心切切**疏**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思遠人序所謂不修德而求諸侯也陳奧云襄公於魯桓十五年卽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臺納衛惠公遷紀鄆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修德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當愛則憂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田之詩此魯詩說就思
遠勞心之義而推演之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稂稂猶驕驕也

日怛怛易林蒙之損初初怛怛如將不活

婉兮變兮總角卣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注三家變作嬌疏傳

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卣幼穉也弁冠也箋人君內善其身
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卣
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三家變作嬌者說
文婉順也詩婉兮嬌兮變猶文嬌毛作變用猶文也馬瑞辰云
說文別有變字云慕也蓋小篆以為變慕字故與猶文之嬌順
字不嫌複見猶小篆以導為取古文則以導為得或因於嬌下
剛變字失之五經文字云甘工瓦切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
作卣無中一又卣古患反見詩風是張所見毛詩作卣唐石經
定本俱作卣與張參說合周禮卣人疏亦曰經所云卣是總角
之卣知今毛詩作卣者俗也此卣兮象兩角之貌傳訓幼穉不
若訓總角兒為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廣雅突猝也猝卒通
用突而與突如同箋作突爾正義作突若猶突然也方見總角
突然加冠言襄公以童穉無知
之人忽有求諸侯之大志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疏

毛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噉也弋繳射也○陳奐云齊語及

管子小匡篇並云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魯莊八年齊襄之十二年也左傳稱田貝丘而亂作爲襄公因荒亡身之實據皆與序合三

家無異義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注

三家令作鱗一作獐又作洽疏

傳盧田大令令

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疏引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詩盧是齊國田犬之名蓋韓國沿而稱之三家作獐亦作鱗者說文大部獐健也詩曰盧獐獐玉篇金部獐健也大部獐聲也亦作鱗俱引詩陳喬樞云鱗與鈴同玉篇鱗健也獐聲也之注當係互誤玉篇於詩采三家必於鱗下注云鱗聲也引詩盧獐鱗亦作獐健也於獐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獐獐亦作鱗聲也今本轉寫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其孰齊孰魯未詳一作洽者呂氏讀詩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洽洽王應麟詩攷同洽又令之借字也其人謂古賢君有德而又能行仁政

盧重環其人美且鬚疏傳重環子母環也鬚好貌箋鬚當讀爲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說文鬚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鬚言其人既有美德又有美容也箋鬚當讀爲摧摧勇壯也陳奐以爲三家義

盧重鉤其人美且偲疏傳鉤一環貫二也偲才也箋才多才也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偲強也才強義近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疏毛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三家無異義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注三家鰈作鰈齊說曰敝笱在梁魴逸不

禁疏傳興也魴大魚箋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初時之婉順○魴依王引鰈大魚邨谷風傳笱所以捕魚也笱而敝則無用興魯桓之微弱鰈者王引之云卽爾雅之魴一作鰈潘岳西征賦弛青鰈於鉅網此大魚也箋鰈魚子釋魚鰈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是鰈有二義孔疏鰈字異蓋

詩三家喪良札卷下齊

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鯢也三家歸作鯢者陳喬樞云魯語夏禁鯢鮪亦以鯢爲魚子鄭箋之義卽用魯詩改毛御覽九百四十引作鮪鯢蓋三家今文同敝苟至不禁易林遜之大過文齊說也據此專以鮪比文姜故云鮪逸不禁而以鯢之眾比從者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疏**傳如雲言盛也箋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陳奐云桓三年春秋書齊侯送姜氏于謹齊侯僖公也桓以弑兄篡國求昏于齊文姜又爲僖公寵女親送之謹嫁從之盛驕仇難制魯爲齊弱由來者漸至桓十八年文姜如齊與襄公通桓卽斃於彭生之手序云不能防閑使至淫亂則詩作於十八年之後而追刺其嫁時之盛以爲淫亂之由實始於微弱陳啟源云苟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羣逆女之年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愚案苟敝鮪逸明指當前歸從如雲推本既往原有兩意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知魯毛文同

敝苟在梁其魚鮪鯢齊子歸止其從如雨**疏**

傳鮪鯢大魚如雨言多也箋鯢似鮪

而弱鱗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孔疏引義疏云鯢似鮪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鯢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鮪或謂之鮪愚案魚之最佳者爲鮪杜甫詩所云鮪魚肥

美知第一也故以興文
姜與不美以興其從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注韓唯作遺說曰遺

遺言不能制也疏傳唯唯出入不制水喻眾也箋唯唯行相隨

在文姜也。遺遺言不能制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義與毛同亦
與齊詩飭逸不禁之意合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魚
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遺即遺遺之消唯唯又遺
遺之假借也魚行相隨而去即不能禁制之意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注齊說曰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疏毛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

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故猶端也。襄嫁至久處易林屯之大

過文寔之比困之訟中孚之離同齊說也春秋經莊二十二年

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書曰何難也其難奈何

夫人不僂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注僂疾也齊人語

約約遠賸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疾入公至與公

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詞也左傳杜注姜氏哀姜也公羊

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又注姜氏齊襄公女愚案周惠王七年辛亥魯莊之二十四年齊桓公十六年也齊襄立十二年而死又十六年而女嫁蓋是卽位後所生二十內外而嫁其爲襄季女無疑云襄嫁季女者繫女於襄猶言齊嫁季女耳留連久處與何杜兩注夫人信留不與公俱入情事合與詩文發夕豈弟翱翔遊敖合毛序以爲刺襄公非也魯韓當與齊同

載驅薄薄簪裼朱韞

疏

傳薄薄疾驅聲也簪方文席也車之蔽

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案諸侯之路車舊說以爲齊侯之車不知乃魯侯也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行親迎之禮乘己之車而往及秋公先歸魯八月夫人乃入何注云公至與公約定是公已逆之後歸魯之前蕩道之中彼此傳言申約諄諄以遠賤妾爲言約定公行夫人尚稽留後入情事如此薄之言迫也重言薄薄謂驅馳之聲甚疾急也詩人言此薄薄疾驅而往者簪裼而朱韞乃魯侯之車也孔疏簪字从竹用竹爲席故是方文裼詳碩人詩說文韞去毛皮也與韞同以朱染之傳云羽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注韓說曰發旦也疏傳發飾卽翟羽也夕發至旦箋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魯道有蕩義

具南山詩齊說以爲蕩道亦謂卽平易之魯道非險阻難行也
齊子謂哀姜發夕傳云自夕發至旦胡承珙以爲衍發字愚案
無論發之有無傳意以爲終夕在道則是齊子促迫非留連矣
發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小宛詩明發薛君王逸皆訓發爲旦
亦本韓義齊子旦夕猶言
朝見暮見卽久處之義

四驪濟濟垂轡漶漶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疏傳四驪言物色盛

轡之垂者漶漶眾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此又刺襄公乘是
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閭弟
古文尙書以弟爲閭閭明也○說文驪馬深黑色後漢李忠傳
注馬色黑而青曰驪蓼蕭詩鑒革冲冲傳鑒革轡首垂也冲冲
垂飾貌與此垂轡義合陳奐云玉篇靴乃米切轡垂貌蓋出三
家詩則漶卽靴之借齊子豈弟者釋言愷悌發也孔疏引舍人
曰閭明發行也郭注詩云齊子愷悌陳喬樞云據箋釋豈弟及
孔疏云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閭明發行郭璞又
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釋言文本不作愷悌故注皆以閭明訓
之今爾雅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
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閭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遂與冲
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證明釋言之文更不宜用愷悌字
疑魯詩文當爲齊子閭閭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尙書弟爲
閭者以證毛詩豈弟卽魯詩之閭閭釋言文當爲閭閭發也故

注引魯詩以證之愚案陳說是此爾雅所釋豈弟專為齊風齊子豈弟而作郭璞引詩即用舊注魯詩文毫無疑義至舍人李巡概訓闡明為發行二字者為此詩魯義相承謂齊子留連久處之後至開明乃發行耳否則齊子開明文義不完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疏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徜徉

也箋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漢志泰安郡萊蕪縣原山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說文同書詩春秋所載皆即此水其出琅邪郡朱虛下之汶水經傳不言禹貢汶水

自萊蕪今臨淄縣東平國章今博平縣鉅平今泰安縣魯國汶陽今鄒縣泰山今肥城縣地今肥城縣肥

汶二汶由東郡須昌今東阿縣入沛二汶由東郡壽良今東阿縣入沛今大清

河也詩言汶水盛大行人極多魯道蕩平齊子獨回翔不進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疏傳滔滔流貌儻儻眾貌○齊子以子

歸之女反在魯道任意敖遊不思入國乖恒情而失大禮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疏毛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僞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三

家無異義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疏

傳猗嗟嘆辭昌盛也頤長貌美昌佼好貌。馬瑞辰云猗者美之之辭嗟語詞

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昌之本義為美言引申為凡美盛之稱頤而長兮者孔疏若猶然也。引史記頤然而長為證。又云今定本云頤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是孔疏原作頤若長兮與下文抑若揚兮句法相類。今從定本作而非孔本之舊抑若

揚兮注韓作叩若陽兮曰眉上曰陽疏

傳抑美色揚廣揚。案抑懿古通抑詩外傳作

懿國語韋注懿讀曰抑是也抑若與上句孔疏舊本頤若一例

廣揚謂廣闊揚起類頤之際也抑作叩揚作陽曰眉上曰陽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毛釋此篇數揚字義各異既曰

廣揚又曰揚眉又以眉目釋清揚其說游移無定今俗呼頤角之側

所從不如韓訓眉上之確陽者陽明之處也今俗呼頤角之側

亦謂太陽正同此義然則自眉以及頤角皆得為陽也黃山云

素問頭者諸陽之會故頭可謂陽土相見禮左頭奉之注頭陽

也亦此義眉以下為面以上則為頭叩若猶叩叩喻頭容之直

詩同文異解如采芣之公谷風之有此例甚多君子偕老三揚

兩說即此詩之證惟無同韻異說者則此揚自以從韓作陽為

抑揚且之哲毛訓眉上廣即係借揚為陽此亦美目揚兮疏傳

當同目揚清揚皆言眉下皮欲通之非韓義美目揚兮疏好

目揚眉。○禮記揚其目而視之，瞻視清明，其美自見。傳以巧趨揚眉連言，非其義也。陳奐云：玉篇：「美目，疑出三家詩。」

踰兮射則臧兮。疏：傳：踰，巧趨貌；臧，善也。○說文：踰，動也。於舉足見疾行之巧。揚目巧趨，正其射時之儀狀。

春秋莊公四年冬及齊人狩于禚，公輸以爲齊侯者，故齊人賦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注：魯說曰：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韓名作顙。

疏：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猗嗟名兮，目上爲名者，釋訓文孔疏引孫炎曰：目上平博，郭注眉眼之間，名作顙者，玉篇：「顙，目部。」

詩云：猗嗟顙兮，顙眉目間也。玉篇所引係據韓詩集韻引同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昭眉睫之間，增目作昭。禮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箋成猶備也。○

咷，喪子失名，蓋以名爲明之借字。儀既成兮，疏：胡承珙云：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俶眞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秦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也。不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疏：傳：二尺曰正，箋：正所當泛作威儀釋之。

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焉。

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焉。

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焉。

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焉。

侯不出正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司農注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案司農以射人之三侯謂卽司裘虎熊豹設鵠之侯凡侯皆有鵠也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皮侯虎熊豹三皮之侯也五采之侯五正之侯也大射張皮侯棲鵠不設正禮射宋侯棲鵠設正故司農以爲一侯之身設四尺之鵠二尺之正四寸之質是正鵠皆在一侯也賁之初筵正義引馬融注周禮及王肅引小爾雅並與司農同後鄭據司裘言鵠射人言正遂以皮侯謂有鵠而無正五采之侯謂有正而無鵠其射人注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後鄭謂正外如鵠正內二尺則正方不止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之說不同今細覈之司弓尺射樞質注質正也樹樞以爲射正弓人利射革與質注質木樞也正方二尺二尺之邊當有木榦其中設布畫以五采三采二采不等車攻傳云裘經質以爲樹樞門槩也在門中央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軹崇三尺一寸有半其任正之與樹相去一尺一寸有半其廣亦然門槩高二尺又有裘以韁之其高僅二尺餘田車之輪乃可過也若謂正大如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

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大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高於田車之軛礙於任正豈能通行據彼傳云以質為機正為二尺是其古制儒家皆不能詳言之矣又賈逵注周禮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鵠賈謂正鵠俱在一侯與鄭司農同而云四尺曰正正大於鵠與古說乖戾射人注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說失之是也鄭賈並治毛詩而其說不同**展我甥兮****疏**傳外孫曰甥箋展誠也姊妹若此以上皆陳奐說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孔疏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案序云人以爲齊侯之子詩人特述齊人公言以爲據信所以釋時俗刺讖之疑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

疏

傳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案泉水侯人傳變好貌莊公身為國君年已踰冠

威儀既美技藝又精故傳於好上加壯字以足其義清揚婉兮與野有蔓草同皆壯其容儀之美非必以清揚總承上文也

舞則選兮

注

韓選作纂言其舞則應雅樂也射則貫兮**疏**傳選

中也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韓選作纂者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傳毅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者引薛君章句文鱗賦注陳喬樞云選之與纂以聲近通段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纂字亦以聲

近通以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餐誤之或爲簪也馬瑞辰云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論語馬注射有五善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武云射容與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興舞耳薛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注

韓反作變云變易也

疏

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

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案如箋所云是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訓變爲易者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要皆五射之事也禦大射注及鄉射疏引詩作御御止也言莊公善射可以止亂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詩三義集疏卷六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魏葛屨第七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御覽二十

地平夷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陳奐云魏在商爲芮國地與虞爭田質成於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國改號曰魏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晉獻公滅魏

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是其地詩國風

葛屨疏

毛序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三

家無異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疏

傳糾糾猶縹縹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

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說文以下云相糾縹也縹下云縹也糾下云縹三合也重言之曰糾糾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今以葛屨履霜則是儉不中禮故刺其褊南山詩葛屨五兩據說苑修文篇葛屨親迎禮所用

摻摻女

手可以縫裳注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韓說曰織織女手

之貌一作織織疏傳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

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織

織至之貌者文選古詩注引韓詩文古詩織織擢素手本韓詩

語織義訓細言肌理細膩碩人詩手如柔荑即織織之貌也易

林困之中孚絲苧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善織南國饒

足取之有息易林齊說取義雖別然文作摻摻明齊與毛合一

作織織者說文織好手貌引詩織織女手文雖不同義與韓合

陳喬樞云呂記引董氏云石經作織織女手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

也摻織皆織之段借摻織同音故得通用爾雅纁帛繆釋文繆

本或作織是其證女者未成婦之稱不當令執婦功說文上曰
衣下曰裳衣有尚之者故爲裳今以女手縫之是彌之至無禮
者也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疏傳要襪也襪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說文襪衣領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
上是也孔疏以爲裳要非說文服用也縫裳賤者之事而使未
成婦之好人爲之彼要之襪之非皆好
人服用之乎乃即令縫裳失宜甚矣

好人提提注魯提作媼疏傳提提安諦也○魯提作媼者釋訓

朔七諫西施媼媼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媼媼好貌也詩曰好人媼媼是魯詩作媼媼而訓爲安也傳訓提提爲安諦亦以提爲媼之借字禮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山井照考文云折折古本作提提鄭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提爲安舒與傳義合知齊毛文同陳喬樞云白帖十二及說文紫傳引詩作提提此韓詩之異文漢書敘傳娉娉公主乃女烏孫孟康曰娉音題娉娉楊揚愛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娉娉好貌魏詩葛屨之篇好人提提音義同耳今案釋訓低低楊揚愛也郭注詩心馬楊揚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低低未詳釋文引李巡曰低低和適之愛也攷說文低愛也娉美女也或从氏作娉娉娉字同低低音同得相段借惟美女故悅而愛之師古以孟說爲非過矣氏是古多通用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故字之从是从氏者如提媼低低皆得通段安舒之訓卽所謂好貌疑齊詩之說讀提如娉班氏敘傳語**宛然左辟****注**三家作宛如左辟**佩其象揅****疏**亦本齊詩故傳也**宛然左辟****注**三家作宛如左辟**佩其象揅****疏**傳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雙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宛如左辟者說文辟辟也引此詩蓋出三家宛如卽宛然也僻卽辟也馬瑞辰云辟讀如便辟之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論語師也辟亦謂便辟好習容儀也便與旋疊韻而同義故左傳以便爲旋便辟與旋辟般辟義同釋言般旋也說文般

辟也象舟之旋投壺主人般旋曰辟賓般旋曰辟大射儀賓辟
注辟逡遁不敢當盛並與此詩左辟同義般辟爲容則易偏於
一邊故曰左辟象掃義具君子偕老佩猶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飾也象掃本夫人所佩詩蓋以刺其君
注魯維作惟**疏**箋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
也廣韻褊衣急賈誼書反裕爲褊褊小褊陋皆白衣旁推之魯
維作惟者石經魯詩殘碑列女魯秋潔婦傳引此詩二句維竝
作惟與韓同全詩有維字者皆然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疏**毛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外
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
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
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
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
乎其易不可失也矇乎其廉不可刺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
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魏源
云據外傳之言蓋歎沮澤之間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

其才德實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之上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
乎其有以殊於世蓋春秋時晉官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
不得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並以爲刺儉乃以
所美爲刺所刺爲美試思采芣采芣豈公卿之行如玉如英非
福壽之度既極道其美又何言不似貴人氣象乎愚案魏說是
也外傳雖多推衍之詞然皆依文順信從無與本詩相反者汾
沮洳果爲刺詩韓在當時不容不知何必取而曲暢其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疏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芣也箋言

爲芣是儉以能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汾陽縣下云北山汾

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汾陰今蒲

州府榮河縣朱右曾云蒲坂爲魏地北接汾陰譜言魏境北涉

汾水正義言其境踰汾攷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古耿城

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

爲耿地則魏境不得踰汾矣班固引詩但稱汾曲之句所謂一

曲者汾水入河之處稍折而西南自南望之爲汾曲也陳奐云

汾晉水也魏北汾西河汾逕西南以入河則汾曲卽河曲矣魏

都蒲坂已爲魏之北境蒲州至榮河縣百二十里汾水尚在縣

北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自龍門至華陰皆

汾水入河所會流詩舉晉水爲言其實魏無汾也沮洳卽漸洳

沮漸雙聲字廣雅釋詁漸洳溼也猶言汾旁之溼地矣孔疏引

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縑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馬瑞辰云本草羊蹄陶隱居注又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卽酸迷之聲轉省言之曰莫莫又轉蕪釋草須蒨蕪郭注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蒨蕪卽酸摸音轉正此詩莫菜也或疑爾雅不載莫菜誤矣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疏**傳路車也箋之子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軫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軫車之族是也○之子指采菜之賢者言其下位沈淪食貧自給才德內蘊容儀有輝今在上之人富貴滿溢不以君國爲心彼美無度之賢者其所爲殊不似我公路之大夫也傳訓路爲公路車乃賓祀所用之車箋誤以軫車之公行提之孔疏遂亦云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君之行列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馬瑞辰云中車掌王車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分路車戎車爲二此詩亦分公路公行爲二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爲二此詩亦分公路公行爲二公路掌路車主車戎車之倅杜預注公行之官也箋以軫車釋公路不若服杜爲確左傳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有餘子而無公路此詩有公路而無餘子公行以庶子爲之公路較公行爲尊當卽以餘子爲之餘子主公路而不以

公路名猶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數事者隨舉一事以名之耳正義謂餘子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非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疏

傳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馬瑞辰云美無度度讀如尺度之度與美如玉皆以器物爲喻不得謂英獨指人言英當讀如瓊英之英如英猶云如玉變文以協韻耳韓詩美如英四句引見上明韓毛文同惟韓其皆作已詳見鄭羔裘傳

彼汾一曲言采其蕷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疏

傳蕷水鳥也公族公屬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疏釋草蕷牛脣郭注引毛詩傳云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蕷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味亦相似郭於蕷牛脣不云卽澤蕷而於渝蕷下注云今澤蕷蓋以陸疏爲非然神農本經云澤蕷一名水鳥說文蕷水鳥亦用傳文蘇頌云澤蕷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爾雅牛脣之名以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多不得因既有渝蕷遂疑蕷非澤蕷也漢志引詩彼汾一曲明齊毛文同韓詩美如玉三句引見上明韓毛文同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

疏毛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膏不能

異義

園有桃其實之殽

疏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釋文殽本作肴說文肴啖也又責之初筵箋凡非穀而食之曰殽亦通呂覽重己篇高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或疑三家詩多樹字陳喬樞云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明證初學記園圖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知樹字皆衍案園有桃則食其實以興國有民則得其力至君不能用其民則國與無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注**韓說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疏**以寫我憂矣○言有章曲則可以合樂也有章至曰謠初學記十五引韓詩章句文玉篇言部同義與毛傳合列女魯寡陶嬰傳引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釋樂徒歌謂之謠孔叢引孫炎曰聲消搖也郭注引詩我歌且謠以實之知用舊注魯詩文陳喬樞云謠古字作謠說文謠徒歌从言肉聲謠又通作繇廣韻繇喜也詩曰我歌且繇作繇者齊詩異文漢書李不我知者謂尋傳人民繇俗繇俗即謠俗尋用齊詩此其證也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疏

傳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

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如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爲也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眾不信我或時謂我訪君使我得罪也。不我知者唐石經本小字本同岳本作不知我者阮校已正其誤今集傳本亦誤也胡承珙云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言不知我心懷憂者聞我居位而歌謠反謂我爲驕慢今彼人之謀國果是哉子之謂我驕者意何居乎我徒憂而無人知既無人知何不勿思強自解說之詞也蓋與益同禮檀弓子益言子之志於公平與益嘗問焉鄭注皆訓何不釋言曷益也郭注益何不邪疏引論語益各言爾志皆其義王引之曰凡言益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二十四年傳益亦求之益求之也吳語王其益亦鑑於人益鑑於人也孟子益亦反其本矣益反其本也韓詩外傳九引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明韓毛文同其言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及范蠡行遊天地同憂云云則因心之憂矣推衍之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疏傳棘棗也極中也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說文棘小棗叢生者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蓋古人專以棘爲棗本赤心而外有刺其刺人之草木爲棘又旁推後起之義也聊願也行國去國罔極失其中正之心石經魯詩殘碑園有棘其實之明魯毛文同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疏毛序孝子之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三家無異義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注魯說曰山多草木岵山無草木岵韓說

曰有木無草曰岵有草無木曰岵疏傳山无草木曰岵箋孝子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山多至木岵釋山文郭注云見詩此魯說與毛異爾雅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岵猶岵

字陳喬樞云郭云見詩疑魯詩紀字作岐郭據爾雅舊注而言也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山無草木也从山配聲詩曰陟彼配兮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枯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配玉篇山部引韓詩文別為一義未詳

父下有兮字無已作毋已上作尙疏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箋

解倦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此稱父戒己之意魯父下有兮字者宋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闕一字與毛異陳喬樞云石經父下所闕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毛詩父曰嗟子子五字句魯詩父兮曰嗟子子六字句下行役夙夜無已亦六字句也下章母兄下有兮字當同無作母者母已禁戒之詞勉其毋懈倦也下毋寐當同上作尙者毛詩作上古文魯詩作尙今文儀禮鄉射禮上渥焉注今文上作尙觀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是其證下二章上並當作尙尙庶幾也傳旃之猶可也言庶幾慎之哉可以歸來無致為敵所止也馬瑞辰云左隱七年傳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焉桓七年傳駢紐而止止皆退敗不能前進之稱

陟彼配兮瞻望母兮疏傳山有草木曰配箋此又思母之戒而登配山而望之也。列女魯賦孫母傳

引陟彼岐兮二句明魯毛文同愚案據爾雅魯當作岐此引作
配後人順毛改之或別本如此易林泰之否陟岐望母役事不
己王政靡盬不得相保此齊詩
合上章詩文用之非有異也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注魯猶作猷疏傳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

天未明而早起故無孰寐言行役不能偃息在牀也早夜連文
成義此言行役太早欲寐不得寐箋謂早無寐夜無寐誤矣魯
猶作猷者釋言猷可也郭注猷來無棄是魯詩上下章猶皆作
猷馬瑞辰云無棄與無死同義說文斲棄也俗語謂死曰大斲
大棄猶云
大棄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疏傳偕俱也兄向親也。必偕與泰
無衣之與子偕行與子偕作同義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疏毛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源云
自續序造為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而箋疏水經
注各傳會之箋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地墜民稠水
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

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不知俗之
儉嗇由磽瘠多山地之褊小由強鄰侵侮且魏風適彼樂郊民
方難散並無畏寇內入之事苟有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
主者踰山越河大啟疆宇又孰得而限之乎愚案魏說是也今
從馬說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疏傳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

來還者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
甚○馬瑞辰云井田之法一夫百畝魏雖削小未必僅止十畝
古者田野不得樹桑此詩十畝蓋指公田也孟子云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穀梁傳公田爲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還廬舍種
桑荻雜菜民各受公田十畝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桑麻
雜菜凡爲田十二畝半詩言十畝者舉成數耳桑者謂采桑者
閑閑據釋文乃亦作本原作間猶言寬間也文選宋玉登徒
子好色賦注引毛詩亦作間間知出後人妄改閑閑詩人言他
國田蠶之樂而羨其得所相約偕行王引之云漢書楊雄傳顏
注行且也文選李注行猶且也此詩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猶言
還且與子歸且與子往也子謂同去之人說文
復也廣雅釋詁還歸也親見樂國故言復歸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注三家泄作詎一作咥行與子逝兮

疏傳泄泄多人之貌箋起遠也○三家泄作譖一作噉者說文譖下云多言也引詩又噉下同譖噉皆三家文今毛傳大雅作無然泄泄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又釋爲多人貌說文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注**魯說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又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齊說曰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疏**毛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伐檀至鼓之御覽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文此作詩之錄起其詩至主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刺伐檀史記索隱文選李注引張揖注文邕和熹鄧后

論議云何有伐檀茅茹不拔亦用此文邕揖皆魯詩家也功德
至刺也鹽鐵論國疾篇文桓寬齊詩家也漢書王吉傳吉疏云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
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吉習韓詩任子非前古所有而刺在位
尸祿同諸說皆刺在位尸祿賢不進用與毛不異

坎坎伐檀兮注魯坎作欲齊作譌韓說曰斫木聲疏傳坎坎伐

作欲者魯詩石經殘碑文玉篇云坎或作譌重文埒亦借欲詳
見下所謂賢者退隱伐木也說文引坎坎鼓我作譌譌此詩亦
當作譌譌伐檀疑齊家異文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與毛義同文異蓋韓訓

齊之作諸疏傳實置也干厓也○齊之作諸者禮中庸鄭注示
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陳喬樞云齊詩三章

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二章實諸河之側可證也班据齊詩
鄭記注引與班同是其用齊詩之明證愚案伐木實河間以喻
有材注河水清且漣漪注魯漣作瀾漪作兮疏傳風行水成文曰

無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魯漣作瀾
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孔疏引
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注瀾言渙瀾也漪作兮者蘇
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漪作兮漪兮古通用書秦誓斷斷漪大學

引作兮爾雅猗字後人順毛所改从
關从連之字古本通作詳見陳澤陂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注魯稽作嗇韓說曰廛尊也

疏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是謂在位

○魯稽作嗇者石經殘碑作嗇馮登府云稽古省作嗇本作嗇

禮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注嗇同稽湯誓舍我稽事史

記作嗇般庚服田力嗇漢成帝詔作嗇無逸知稼穡之艱難漢

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三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殖古皆省稽爲

嗇三百廛者馬瑞辰云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鄭注下大夫

采地方一成其稅嗇百家故三百戶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疏引訟

卦注爲證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

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畝又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

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又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伯

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詩三百廛正義

引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卽爲三百家亦指下大夫采地之制言

之二章三百億三章三百困變文以協韻吳語寡人其達王於

甬句東夫婦三百亦是三百家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毛傳只言

一夫者言夫以該婦也廛尊也者玉篇廣部引韓詩文皮嘉祐

云說文尊圖竹器也玉篇楚人謂折竹卜曰筮離騷王逸注楚

人名結草折竹曰簞別一義也案屬爲民居民居多是結草折竹成之簞亦結草折竹故屋可通簞冬簞曰符宵田曰微析言也渾言狩獵不別爾謂素餐之人釋賦君子鉅箋貉子曰鉅釋文依字作獬是也易林乾之震懸鉅素餐居非其安失與剝虛休坐徒居頤之益同又謙之坎懸鉅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皆斥在位貪鄙而引此詩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注

韓說曰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

曰素餐魯說曰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

疏

傳

空也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素者質至素餐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曹植七啟注求自試表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外傳二商容固辭三公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請死兩引詩文皆推衍之詞素者空至素餐論衡量知篇文楚詞九辨王注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說苑修文篇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以無功而得祿者也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舉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位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魏志注引
 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
 無尸素之刺陳壽云華歆傳注引世語曰魏諸家子不復發
 云與曹植語合是素餐者魯詩家也曹植魚豢皆韓詩家也

坎坎伐輻兮真之河之側兮注齊之作諸河水清且直猗疏傳

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蒙上章伐檀以為輻也考工記
 輪人三十輻共一轂鄭注今世輻以檀齊之作諸者漢書地理
 志詩曰真諸河之側詳上釋水直波為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疏傳萬萬曰億獸三歲

百億禾秉之數○楚茨傳露積曰庾禾三百億者露積之數也
 方言物無耦曰特呂覽務本篇高注引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不素食兮疏春秋繁

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露仁義
 法篇詩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食疏餐兮先其事後其

食謂治身也明齊毛文同石經魯詩殘碑有此二句明魯毛文
 同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漕兮河水清且淪猗注魯坎作欲魯說

曰欲欲聲也韓說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疏傳檀可以為輪

成文轉如輪也○坎作欲者石經魯詩殘碑作欲欲與首章同
據此知二章無異字欲欲聲也者廣雅釋訓文知此詩魯說也
陳喬樞云聲謂伐檀之聲廣雅兼采三家此魯訓也說文坎陷
也玉篇坎同陷作欲者段借字易釋文坎本作陷劉本作欲說
文漕水厓也詩曰寘河之漕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文選雪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
從流即順流也釋水小波為淪順流而有微風故其波小也釋
名淪淪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說與韓雅相成傳小風水成文
轉如輪也案言水轉如輪則非小風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鵲兮疏傳圓者為困鵲鳥也○說文困下云廩之

下云篇也篇下云判竹圖以盛穀也三百困謂三百圖謂三

百筴也今俗作園鵲字當作雜詳具鵲之奔奔 彼君子兮不

素飧兮注韓說曰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謂之素飧人但有質
朴無治民之材居位食祿多得君之加賜名曰素飧素者質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飧者君之加賜小人蒙君加賜溫飽故言飧之也魯齊飧作飧

疏

傳熟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不素至之也玉篇食部引韓詩文魯飧作飧者列女齊田稷母傳引詩彼君子兮不

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此魯說也齊飧作飧者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飧小人不空食此亦申不素飧之義齊說也說文飧下云餽也从夕食餽下云申時食也飧下云餐或从水桂韻謂餐當爲飧之誤飧本飧之或字是也玉篇飧水和飯也集韻水沃飯曰飧釋名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禮玉藻疏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蓋夕食澆水取其易於下咽今人尙爾卽魚飧亦是置魚飯中似水澆飯故受飧名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

注魯說曰履畝稅而碩鼠作齊說曰周之末塗德惠塞而

耆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

稅碩鼠之詩是也

疏

毛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履畝

至鼠作潛夫論班祿篇文魯說也周之至是也鹽鐵論取下篇文齊說也毛序以爲刺重斂不若二家義尤明焉韓詩當同

碩鼠碩鼠

注齊說曰碩鼠四足飛不上屋

疏

箋碩大也大鼠大

碩鼠至上屋易林萃之乾文困之需同釋獸鼠屬有鼯鼠舍人

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被五技之鼠也說文鼯鼠五技能飛

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

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今據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為五

技之鼠與魯詩同義陳喬樞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樊光云詩

碩鼠即爾雅鼯鼠也是碩與鼯古字通易釋文云晉如鼯鼠子

夏傳作碩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鼯鼠喻貪謂四也

體離故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

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人外震在

下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故云晉如鼯鼠也鼯鼠喻貪之義足

與此詩無食我黍**注**魯無作毋**疏**箋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

相證明無食我黍**注**魯無作毋**疏**之多也○魯無作毋者石經

殘碑如此陳喬樞云呂覽舉難篇引仍作無**三歲貫女莫我肯**

後人依毛改之也推之二三章作毋當同**三歲貫女莫我肯**

顧注魯貫作宦**疏**來顧眷我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

或於是徙○魯貫作宦者石經殘碑如此說文宦仕也越語與

范蠡入宦於吳注宦為臣隸也推之二三章作宦當同韓女當

作汝以下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注**韓女

女字例推之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注**韓女

作汝適彼樂土重句不作樂土樂土疏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

德之國爰曰也○白虎通諫爭篇引逝將去女二句明魯與毛

同韓女作汝適彼樂土重句者外傳二接與辭楚相伊尹去桀

就湯二事兩引逝將去女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土重一句與毛

異盧文弼云外傳一仍作樂土樂土與毛同非後適彼樂土亦

重上句蓋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以毛詩改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注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疏傳直得其

我肯德不肯施德於我直猶正也○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

者外傳二田饒適燕引詩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國重一句與毛

異推之三章當同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疏傳苗嘉穀也箋逝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疏傳號呼也箋郭外曰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案石經魯詩

殘碑樂郊下仍接樂郊知魯毛文同與韓重句者異呂覽舉難

篇甯戚干齊桓公歌碩鼠高注全引詩首章三章與毛同是也
後人妄改勞誤作說苑雜事五田饒去魯之燕節士篇介之
推去晉入山引

詩與韓同大誤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三家集義疏卷七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唐蟋蟀第八

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御覽二十

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韻辭難外急而內仁五詩遺釀此唐堯之所處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詩國風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

注

齊說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大儉極下此蟋

蟀所爲作也魯說曰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疏

毛序刺晉僖公

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君子至作也鹽鐵論通有篇文齊說也獨儉至謂何張衡西京賦文魯說也薛綜注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八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注齊說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韓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疏

傳蟋蟀蛭也九月在堂聿遂也。孔疏引李巡曰蛭一名蟋

蟀蟋蟀蜻蛚也郭注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
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蛭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
人謂之趨織索趨織即促織以蟋蟀為促織誤自北人文俗靡
然不可復正其實促織乃絡緯也鳴聲如織故云促織鳴蛩婦
驚若蟋蟀之鳴略無似織處蛩婦何驚之有孔疏又云禮運禮
饌在戶桑扈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
堂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
與戶相近九月可知言歲聿其莫過此月後歲遂將莫采薇云
歲亦暮止下章云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蟋蟀
至西也說郭引詩記麻樞文七月流火流火既西故蟋蟀在堂
也蟋蟀至其莫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注引韓詩文明韓毛文同
聿辭也者文選江賦注引薛君章句文莫晚至晚也張景陽詠
史詩注沈休文鍾山詩注學省愁臥詩注陸士衡長歌行注江
文通雜體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
薛君章句文以歲聿其莫為君之年歲已晚義與毛異魏源云
蟋蟀出樞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
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以為刺僖公昭公不過

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起靖侯以來故唐風卽始於僖侯觀韓詩章句以歲幸其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侯止十八年非必卽韓詩所指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疏傳除去已甚康樂職主也箋我我僖公也蓋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又云君雖當自樂亦無其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注魯說曰瞿瞿休休儉也疏傳荒大也瞿

也箋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願禮義也○瞿瞿至儉也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李邕曰皆良士願禮節之儉也說文朋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是許讀瞿瞿卽朋也以瞿瞿爲儉者心存乎儉左右顧視惟恐其行事之有一未合於禮節是以爲良士之儉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疏傳邁行也○石經

句缺邁字明魯毛文同漢地理志引蟋蟀之篇有今我不樂二句明齊毛文同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

樂無荒良士瞿瞿注魯說曰瞿瞿敏也疏傳外禮樂之外瞿瞿

勤而敏於事箋外謂

國外至四境。釋詁賦動也。曲禮足毋厭鄭注行遠貌。故賦賦訓爲敘也。賦賦敘也者。釋訓文魯說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注韓詩曰。今我不樂。

日月其陶陶除也。疏傳。慆過也。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

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皮嘉祐云。怡陶音義並通。苑柳詩上帝甚。

蹈韓詩作上帝甚。怡玉篇引作上。甚陶卽其證。廣雅釋詁陶。

除也。卽用韓義。毛訓。慆爲過。無已大康。職思其憂。疏傳。憂可憂。

韓訓陶爲除。除過義亦通。謂鄰國侵伐之憂。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

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言職思其憂。此其義也。曹習韓詩。

母傳引詩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明魯毛文同。好樂無荒。良士。

休休。疏傳。休休樂道之心。魯說以休休爲顧禮節之儉者。外。

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不失和亦卽寬裕意。列女楚子發母傳詩云。好樂無荒。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疏。毛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史記晉世家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晉孫僖侯甚畜愛物傲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以此推之三家與毛異義下引張賦薛注是魯說明作僖公

山有樞隔有榆注魯樞作疏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隔不能自用其財

○魯樞作疏者石經殘碑作疏釋木疏莖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疏陳喬樞云郭引詩語今本爾雅注文脫此據御覽引補愚案據詩釋文毛詩雖亦樞疏兩作然證以石經魯詩作疏則所引舊注魯詩文也邢疏樞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疏為茹美滑如白榆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有刺榆無大榆是

樞即刺榆榆即大榆白榆謂之枌樞枌皆榆之種類耳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注魯韓婁作疏傳婁亦曳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俱乘車之事則曳婁俱著衣之事魯婁作疏者釋詁據聚也此據魯詩說文據曳聚也正釋此詩據字陳喬樞云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冠聚字與此同義韓婁作疏者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疏亦曳也陳喬樞云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宓子賤巫馬期治單父引子有衣裳四句作婁係推衍之詞即厲氏所云亦作本蓋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注魯齊愉作疏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傳宛死貌愉樂也箋愉讀曰僞愉取也○魯愉作愉者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薛綜注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齊愉作愉者漢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是據齊詩故文明齊魯文同陳喬樞云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愉注愉與愉同集韻愉或从女愉或从心則愉愉愉古皆通用又云說文愉巧黠也愉薄也段注謂當作薄樂也案論語私覲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佻又訓愉愉爲巧黠故引申之爲愉盜也說文無愉字當卽作愉愚案鄭羔裘舍命不渝韓滹作愉亦其證馬瑞辰云釋文宛本亦作苑案宛卽苑之段借淮南本經訓百節莫苑高注苑病也倣眞訓形苑而神壯高注苑枯病也苑又通惹廣雅蕩荇淩惹也玉篇菱惹也並與傳訓爲死貌義相近

山有栲櫟有杻

疏傳栲山栲杻櫟也○毛說栲杻與釋木同郭

杻似棟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輶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樞胡承珙云櫟說文作櫟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台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疏傳洒灑也考擊也保安也箋保居也○

爲灑案灑決也洒灑也古文以爲灑埽字是洒灑二字本異義古文以聲近故段洒爲灑弗鼓當爲弗鼓說文鼓擊鼓也讀若

愚考者攷之段借說文攷斂也斂擊也愚案廷與庭通庭內猶言堂室也漢書鼂錯傳今人家有一堂二內內之爲言室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注魯何作胡疏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殘碑酒食至喜樂餘缺何作胡陳喬樞云何胡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也又胡臭賈時胡思畏忌箋並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注齊說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遊皋沃得

君所願心志娛樂疏毛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

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揚水至娛樂易林否

之師文豫之小過震之屯同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者石在水中

漂疾之水濯磨此石有如鑿然使石絜白鑿之不已故曰鑿鑿

衣素表朱者即素衣朱襮王念孫云襮之爲言表也呂覽忠廉
篇臣請爲襮高注襮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
賦張修襮而內逼曹注與高同易林訓襮爲表與毛義台蓋本
寺三衣義集疏卷八唐

三家詩陳喬樞云易林用齊詩則訓禩爲表即本齊詩故傳也
戲遊皋沃者王念孫云即詩從子于沃從子於鵠也鵠與皋古
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颺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光
本皋皋作浩浩是其證馬瑞辰云皋之通鵠猶周禮皋舞當爲
告舞皋者澤也現鵠皋沃豫之大過又作皋澤是知沃亦澤
也澤也皋也沃也析言則異散言則通左襄二十五年傳鳩戴
澤牧隰皋并衍沃沃此析言也鵠鳴傳訓皋爲澤易林皋沃一作
皋澤曲沃本取沃澤之義故詩別稱皋沃以協韻三家詩從本
字作皋毛段借作鵠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即曲沃非謂曲
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
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於
鵠者也以鵠與曲沃爲一正與傳合正義謂曲沃旁更有別名
鵠失傳指矣得君所願心志娛樂者國人所願皆在得君故娛
樂也齊詩禩作宵隄此仍作禩者魯齊詩皆有作禩之本又有
作稍作宵之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注魯揚作楊

疏傳興也鑿鑿然鮮明貌菱激

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殲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魯揚作楊者肆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陳喬樞云御覽入
百十五八百十六引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爲楊惟毛
詩古文作揚愚案詩字當爲揚段借作楊說詳王揚之水陳奐

云白石喻桓叔白石之鑿鑿由於水之激揚桓叔之盛強衣
實由於昭公之不能修道正國解者以揚水喻桓叔非也

朱襮注魯作襮亦作綃齊作襮亦作宵疏傳襮領也諸侯繡繡

綃繡繡丹朱中衣以綃繡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

從桓叔○孔疏郊特牲云繡繡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

服茲為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衣祭服之裏衣也魯作

襮亦作綃者土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繡領謂之襮周

禮曰白與黑謂之繡刺繡以為領若今偃領矣郊特牲注詩云

素衣朱襮繡領也鄭注禮用魯義與毛同此魯作襮也郊特

牲繡繡注繡讀為綃綃綃名也詩曰素衣朱綃士昏禮宵衣注

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此魯亦作綃也正

義箋從魯義讀繡為綃以繡與繡共作中衣之領考工記云白

與黑謂之繡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

得別為繡稱繡繡不得同處知非繡字故破繡為綃綃是繡綺

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繡也綃上刺繡以為衣領

然後名之為繡故爾雅繡領謂之襮繡為領之別名此鄭說也

又云下章傳曰繡繡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傳意繡得為
繡者繡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
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繡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為繡
非訓繡為繡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繡文以襮領是取毛繡繡
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齊作襮亦作宵者據

易林文此齊作襦也。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此齊亦作宵也。陳喬縱云：儀禮宵衣鄭以爲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爲宵。記有玄宵衣，正義此字據形聲爲緇。從糸宵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爲證。士昏禮注：破宵爲緇，是據魯詩。素衣朱緇之文，齊段宵爲緇毛。又段緇爲緇也。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疏：傳沃曲沃也。箋：君子謂桓叔。○子謂同謀之人于往也。案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於曲沃。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國人欲從桓叔之事也。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左邑城。

揚之水白石皤皤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注齊鵠作皋疏

傳皓皓
潔白也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齊鵠作皋者義見上。既見君子云無憂也。○魯何作胡者石經殘碑如此足證上下章及全經何皆作胡。

疏傳

無憂也。○魯何作胡者石經殘碑如此足證上下章及全經何皆作胡

揚之水白石粼粼

傳鄰鄰
清澈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魯作國

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疏

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

畏昭公謂已動民心○國有至躬身荀子臣道篇引詩文段玉裁云此所云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

漢初相傳有脫誤也愚案荀子傳詩於浮丘伯為魯詩之祖蓋魯詩如此大命謂昭公有征討曲沃之命不可告人懼以漏師獲咎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三家無異義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實傳興也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眾多將日以盛也○阮元

云也上脫棟字箋棟字即承傳言之是也釋木椒綴醜菜又云

也郭注椒之房裏名為菜也菜棟通用字棟聊亦以聲近通借

釋文以為語助非也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

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應用魯詩明魯毛文同文選何晏

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注並引詩曰蔓延盈升美其

繁興也蕃衍蔓延聲同字變蓋出三家美其繁興四字疑亦詩
傳中語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疏傳朋比也箋之子是子也謂桓叔
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案詩以椒聊二句興此二句止是
美其繁衍盛大庶意相比附碩大無朋依傳義惟言碩大無比

似未指其貌與德也椒聊且遠條且疏傳條長也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

條枝也汝墳傳枝曰條詩人言此椒聊之香氣日盛惜其尚在遠枝耳祝其遂有晉國也楚詞九歎懷椒聊之設設兮王逸注

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明魯毛文同陳奐云逸以椒為香草說文椒亦入草部蓋草木散文得通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疏傳兩手曰刺篤厚也言聲之遠聞也

○案言其盛大且根柢厚也說苑立節篇論士欲立義行道引詩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而推衍之明魯毛文同椒聊且

遠條且箋言馨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疏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三家無異義毛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疏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

詩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案史記參三

星直者爲衡石參辰三月不相比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伏則參見始嫁娶之候也鄭以參見嫁娶爲得時非詩正義故易之孝經援神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左昭十七年傳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惟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而每章連舉兩月也馬瑞辰云今夕卽失時之夕孔疏謂今夕何夕卽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

何夕見此良人疏

傳良人美室也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

今夕

云見此繁者繁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胡承珙云漢興因秦綱號適稱皇后妾稱夫人美人良人見漢書外戚傳良人當卽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疏

子傳

兮者嗟茲也箋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王引之云嗟茲卽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聲也秦策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嗟嗟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嗟嗟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嗟嗟天王

附命下士皆歎詞也或作嗟子楚策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嗟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疏

傳隅東南隅也箕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

注

韓逅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

疏

傳邂逅解說之貌○釋文邂逅木亦作解覲

本又作逅邂逅覲解說也似陸所見毛詩本作邂逅與今本不合逅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邂逅會合之意淮南倣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會合皆可言之魏志雖李班傳是歟然意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閭后紀安帝幸章陵崩於葉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遽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覲大旨是狀與己會合者之神情

綢繆束楚

疏

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繆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明魯與毛同

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

疏

傳參星正月申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貴者亦婚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杜杜

疏

毛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三家無異義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

疏

傳興也杜特兒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杜赤棠釋木文詳甘棠詩馬

瑞辰云湑湑菁菁皆言葉盛杜雖孤特猶有葉以爲蔭庇以杜之特喻君以葉之茂喻宗族興今之獨行無親爲杜杜不若也愚案裳裳者華其葉湑湑是湑湑與下菁菁同爲茂盛貌傳釋菁菁爲葉盛以湑湑爲枝葉不相比次未免歧異鄭又釋菁菁爲希少之貌以曲附傳義愈非詩旨不如馬說安順馬又云之猶者也有杜之杜猶云有杜者杜與有類者并有苑者柳有卷者阿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芄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左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即藐者孤也釋魚龜前弁諸句果後弁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仰者謝也是諸亦者也諸之古同訓諸訓者則之亦得訓者矣淮南說林訓高注杜讀詩有杜之

獨行踽踽

注

魯韓說曰踽踽

行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疏

傳踴躍無所親也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

國中踴躍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說

文踴躍疏行兒詩曰獨行踴躍疏行猶獨行也踴躍行也者廣

雅釋詁文張揖用魯韓詩所引魯韓說也陳奐云父爲考父之

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

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殺言之曰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

從父昆弟我之同父於祖者也曰從祖昆弟我之同父於曾祖

者也曰族昆弟我之同父於高祖者也皆可嗟行之人胡不比

謂之我同父言他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

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疏

傳攸助也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

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

攸而助之○孔疏攸古字欲使相推以次弟助之耳非訓攸爲

助也愚案桓叔既封而叛宗族相繼崩離昭公以宗族爲皆不

可恃異姓卿大夫必從而和之勸其疏棄宗族然昭公但當修

其政令以圖自強無怨及宗族之理故望君所與行之人

以道輔其君仍篤親親之誼庶不爲踴躍買賈之人耳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賈賈注魯賈作覺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疏

傳菁菁葉盛也賈賈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箋菁菁希少之貌○釋文賈本亦作梵又作梵馬瑞辰云走部趙

獨行也從走勻聲讀若莞又曰部曷曰驚親也從目袁聲今省作曷則曷莞皆趨之段借莞又作僂方言僂獨也郭注古莞字是也莞卽莞之或體說文莞同疾也從凡從營消聲段注同轉之疾也引申爲莞獨取裴同無所依之意魯作莞者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莞莞劉向楚詞九歎獨莞莞而南行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莞莞兮三人習魯詩皆作莞莞是其證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案此卽同姓爲同祖之義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

疏毛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箋恤憂也○三家無異義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注魯說曰居居究究惡也又曰居居不

狎習之惡

疏傳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

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
苦○王逸楚詞哀時命注祛袖也詩云羔裘豹舄易林蹇之家
人亦引此句明魯齊毛文同居居究究惡也者釋訓文居居不
狎習之惡也者孔疏引李巡注文此魯說言雖遇故舊之人妄
自尊大略無親愛與毛傳不親比義同胡承珙云說文處居字
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
與倨通說文倨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鄧都傳
丞相條侯至責居亦以居爲倨言自我在位之人皆如此豈無
他人維子之故疏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注魯說曰究究窮極人之惡疏傳衰猶
究猶居居也○究究窮極人之惡也者孔疏引孫炎注文亦魯
詩舊說也與人不合疾之已甚極與孟子極之於其所往義同
劉向九懷涕究究兮王逸注究究不止貌也又自窮極義推之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疏去而歸
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
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羽

疏毛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

哀侯小子侯。
三家無異義。

肅肅鴉羽集于苞栢

疏

傳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栢

安乎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鴉之樹止戔興者喻君子當居
迨邛致也。陸疏云鴉連蹄性不樹止釋文鴉似雁而大無後
趾馬瑞辰云鴉蓋雁之類雁亦不樹止也曾目驗之無後趾信
然卽陸所云連蹄也苞栢釋言文孫炎曰栢叢生曰苞釋木栢
籽嘉祐本草引孫炎曰栢一名籽郭注栢樹蓋舊注魯詩之文
陸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栢或謂之栢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
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籽汁說文栢下云柔也其
實阜一曰樣從木羽聲柔下云栢也從木予聲讀若籽樣下云
栢實也從木柔聲
聲卽今之樣字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注齊說曰王
事靡盬秋無所收
疏傳盬不攻繳也怙恃也箋蓺樹也我迫於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王事者左傳隱五年王命虢
公伐曲沃桓八年王命虢仲立晉侯緡九年虢仲芮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皆王事也四杜王事靡盬傳盬不堅固也不堅固卽
不攻繳意盡力王事致曠田功恐無以養父母王事至所收易
林訟之復文此齊義也與毛詩合盬鐵論執務篇引王事靡盬
三句明齊毛文並同言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又因

詩三家義異流
卷八 唐

卜

兵役而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疏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馬瑞辰云三蒼所處也廣雅處止也所為處即為止曷其有所猶言曷其有止與下二章曷其有極曷其有常同義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見富人處師氏失言而慚負薪先歸以告孔子孔子援琴而彈詩之首章曰子道不行邪使女願者此推衍之義韓詩蒼作倉詳王黍離外傳作蒼誤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

天曷其有極疏已也箋極

肅肅鴉行疏傳行翻也○馬瑞辰云行之訓翻經傳無微鴉行猶雁行也說文手相次也從匕十鴉從此蓋鴉之

飛比次有行列故字從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

何嘗疏韓詩外傳三引詩父何嘗明韓毛文同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疏毛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陳

與云禮爲人臣者無外交雖容或有周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使必吏之謀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侯使羣卿獻齊捷於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委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武公并晉以寶器賂信王必有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爲君請命信王得賂遂以武公爲晉侯是請命在周不在晉由轉寫者史誤作使遂多謬說此詩卽其大夫所作故爲美而不爲刺愚案陳說是三家無異義

豈曰無衣七兮

疏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孔疏典

命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大行人諸侯之禮冕服七章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

疏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案如陳說使作吏則子卽指天

子之吏言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大行人冕服八章此言不如子之衣者非敢較量章數但謂子之衣由王所賜今未得王新命有衣與無衣同故謂不如其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疏傳天子之卿大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燠

暖也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陳奐云天子之卿即侯伯也天子之卿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晉爲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詩人以七六分章實一意愚案陳說是也侯伯就封之後亦入王朝爲卿士如衛武公鄭莊公父子皆是故可言七亦可言六非謙也煥當從釋文作奧釋言奧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

疏毛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三家無異義

有杖之杜生於道左

疏

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

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注魯噬作遜說曰遜逮也韓作逝說曰

逝及也

疏傳噬逮也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求之○魯噬作遜逮逮也者釋言遐逮逮也東齊曰遐北燕曰

遂皆相及逮陳喬樞云毛作噬此作遜蓋據魯詩文郝懿行云方言蝎噬逮也蝎噬過逮並字之段音遐通作曷遂通作逝韓作逝逝及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於邶詩逝不古處

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為
逮訓逮為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即逝之借字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疏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

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何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是以
曷為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
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愚案箋意好賢在能用不
專在飲食故以曷為何然武公蓋並好賢之虛文亦所弗講不
舉而又不能養詩人以特生之杜
為興則釋曷為盍尤與詩意相合

有杖之杜生於道周注韓詩云周右也疏傳周曲也○周右也

詩文呂記引釋文云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蓋誤道周與
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訓周為右非周直作右也馬瑞辰云右周
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借字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禱
也又請又據聲韻略異錄通肺從毛訓周為曲據兼葭詩道阻且右
箋右者言其迂回即屈曲也
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疏

毛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喪棄亡也

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詞

以刺君也三家無異義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疏

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藪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陸疏藪似枯樓葉

盛而細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馬瑞辰云爾雅藪兔茷郭注未詳說文藪白藪也或作藪本草白藪一名兔核兔核與兔茷同

是藪即爾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疏

箋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雅之策

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

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馬瑞辰云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亡去也史記晉世家明因亦亡去亡即去也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在是亡即不在亡此猶云去此又如俗云不在此耳胡承珙云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黃山云誰與讀如皇矣此誰與宅之與即子也皇矣因子懷明德子訓為我特變文以別之此詩上有子美亡此正同一例夫因攻戰棄亡不返則與婦以獨處獨息獨旦者皆君也不欲斥言君第曰誰與而怨君刺君自見矣蓋與白華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辭意略同愚案黃說較合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疏

傳域營域也息止也○馬瑞辰云葛

蔽延於松柏則得其所猶婦人隨夫榮貴今詩言蒙楚蒙棘蔓
野蔓域蓋以喻婦人失所隨夫卑賤至於于美亡此則求貧賤
相依而不
可得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疏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簪衾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陳奐云夫從征役既子美亡此誰
缺時祭婦人欲藏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

與獨旦

疏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陳奐云旦讀如昧旦之旦祭昧旦而興質明而行事

夫不在故自傷其獨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疏傳言長也箋思者於晝

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漢書地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班引齊詩明齊毛文同後漢蔡邕傳邕作釋誨云百歲之久歸于其居邕用魯詩後久音近疑魯異文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疏傳室猶居也
箋室猶冢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

疏毛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三家無異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疏

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

喻無微也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馬瑞辰云詩言隰有苓是苓宜隰不宜山之證埤雅言葑生於圃何氏楷言苦生於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采於首陽者蓋設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譌言也首陽者舊說在河東蒲阪或謂首陽即雷首在今山西蒲州府北臨海金鶚求古錄云曾子制言篇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陽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阪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為堯所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間意二子先居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間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間也又云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首陽明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愚案夷齊餓死之首陽諸書皆言在洛陽東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其相距數十里之羣縣當濟水入河然與晉都無涉詩人所詠卽目興懷自以平陽爲合無妨平陽自有首陽不必果爲夷齊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注

韓詩曰苟且也

疏傳苟誠也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

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段玉裁云傳以苟爲果之雙聲苟且也者眾經音義二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苟艸也訓誠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苟假雙聲苟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段借此詩苟字當從韓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陳奐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與釋文或作本同河水正月民之訛言箋訛僞也說文作譌言無訛字古爲僞譌三字同毛詩本作爲讀作僞也譌言卽譌言所謂小行無徵之言也苟亦無信誠無信也亦爲語助無然無是也皇矣無然傳人之爲言胡得焉疏箋人以此釋爲無是無是者無一是者也

人之爲言胡得焉

疏言來不信

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孔疏

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疏傳苦苦菜也。孔疏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薑

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傳無與勿用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疏傳葑菜名也。詳邨谷風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芴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終